

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作品——

《鲲龙》:大国重器的技术诗学与生命交响

◎ 冯永平

网络小说《鲲龙》以近60万字的体量描绘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壮举,尤其是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的辉煌成就。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佳作,它不仅是一部行业记录与科技赞歌,更以独特的“技术诗学”展现了钢铁与血肉、数据与情感的交织。作者冯超以惊人的文学勇气和魄力,在国家使命与个体命运中开辟崭新“科技叙事”路径,使冰冷的金属构件与精密图纸蕴含出人性温度与生命韵律。最终,在大国重器的硬核叙事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的刚柔并济之美,守护了人性的完整与文明的多元。

技术诗性转化:工业书写的意象升维

《鲲龙》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对“技术流”书写的深刻文学性重构。它打破了传统行业文学的局限,既没有沉溺于繁琐的技术细节而丧失叙事的生动性,也没有简单地将科技元素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相反,小说中的每一项技术,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了承载人类探索精神与梦想的重要载体。

《鲲龙》的世界里,“静力实验”“铁鸟测试”等曾经被视为枯燥乏味的行业术语,被作者巧妙地转化为充满诗意的意象。这些实验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报告,而是成为了科研者们青春与汗水的见证。冷光实验室中,十几架破损的机模裂痕如同科研者岁月的痕迹,它们静静地诉说着“技术即人生”的深刻隐喻。这种书写方式,不仅让实验报告变得生动而富有哲理,更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科学探索的艰辛与伟大。

在书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一套特殊的“技术美学语法”。航电系统被授予了“五官神经”的灵动,T形尾翼的流线设计则成为了“力学与美学的共舞”。绝缘电阻的波动,更是被巧妙地比喻为叙事的“心跳”,让读者在感受科学逻辑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文学韵律的魅力。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展现了科学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更将科学逻辑逐步内化为文学的一部分,实现了理性之美与诗意想象的完美融合。

小说中,航空工程的“试错逻辑”被赋予了生命哲学的意义。从“鲲龙AG600”研发的“技术革新—受挫—转机”循环中,读者仿佛看到了人类生存的真实写照。铁鸟实验的线路短路,成为了“存在之难”的生动注解;浮筒测试的失败,则藏着“绝望中寻光”的深刻启示。总设计师“接近成功的过程最为煎熬”的感叹,更是将科研者们的精神压力与承受力,以量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刻,技术不再是冰寒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人类向未知发问、追求梦想的精神诗行。

叙事双线缠绕:科技生活的复调交响

《鲲龙》有一个“独特点”,就是它的“双螺旋叙事结构”,这一结构美妙契合了“鲲龙AG600”水陆两栖的物理特性。作品通过“技术革新—受挫—转机”的命运曲线(技术线)与主角们的婚恋纠葛、代际冲突、生存焦虑等生活副线(生活线)的交织,构建了一套“刚性



骨架与柔性肌理”共生的复调美学体系。

技术线上,《鲲龙》严谨遵循“问题一攻关一突破”的科学逻辑,同时注入了强烈的叙事张力。从航电系统数学建模的挑战,起落架调试的反复,到绝缘测试中微小的电流波动,每个技术节点都被精心转化为“科技奏鸣曲”的乐章。例如,“铁鸟实验”紧张刺激,如同快板;“通电测试”则悬疑重重,类似行板;而“攻克航电核心技术的预期前景”则承载着辉煌的期许,堪称终章序曲。尤为高明的是,技术探索的艰辛与人物内心的波澜紧密相连,如冯雪敏在丧母剧痛后强忍悲伤回归航电攻关现场,其个人生命的破碎感与修复技术系统缺陷的使命感形成深刻共鸣;刘海洋处理郭子铭悲剧的无力感与协调技术资源的责任感相互撕扯,这种“技术困境与生命困境的共振”赋予了工业叙事更为厚重的情感内涵。

生活线则以“纠葛—断裂—和解/修复”的情感逻辑,细致描画了科研者的私人领域。刘海洋与冯雪敏从技术争论到情感依赖的渐进过程,冯雪敏在母亲病逝后的崩溃与艰难自我重建,郭子铭的悲剧对直接相关者(刘海洋、周敏、陈薇)造成的深远心理冲击,以及周敏与王少鹏初现端倪的情感萌芽,这些情节一同构成了大国重器的“人性底座”。当技术攻坚的曙光初现(如机翼静力实验的成功)时,人物的精神状态亦随之获得片刻喘息或方向确认(如杨占山的解脱感),预示了国家荣耀与个人幸福未来可能达到的和谐统一,彰显了伟大事业与凡俗人在螺旋式上升中终将寻求平衡的主题。

《鲲龙》中两条线索通过精妙的“互文设计”实现了深度融合。机翼结构裂痕与人物情感创伤的镜像反射,揭示了技术缺陷与人性裂隙的内在联系;5万多个结构零件与人心复杂系统的隐喻嵌套,则暗示了机械精密性与人性完整性的相互映照。

时代精神坐标:科技文明的人文刻度

《鲲龙》作为一部深度描绘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作品,其终极价值体现在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扇透视科技文明本质与方向的窗口。当“鲲龙AG600”翱翔天际,它不单是一次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的守护

者,更是民族在科技浪潮中对纯粹性精神追求的象征。在消费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膨胀的背景下,《鲲龙》通过展现老一代科研者的赤诚信仰与新生代追求事业与幸福共生的生命理性,熔铸出专注、精进、协同、共享的文明伦理基因,这既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承袭,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与幸福权利的现代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鲲龙》以文学之力精准回应了“卡脖子”时代的集体焦虑,通过科研团队在质疑与协作中艰难探索、被迫直面航电系统核心技术从零攻关的故事线,将抽象的“自主创新”转化为充满悬疑与挑战的生命实践。作品中,何云贵等海外人才归国的选择,让家国情怀摆脱空洞,成为有血有肉的取舍;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攻关,既彰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更在微观层面搭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程学范式”,强调科技突破是无数个体智慧与意志在克服分歧中凝聚的交响。

从历史维度看,《鲲龙》架设了精神的航标,将“鲲龙AG600”的基因谱系追溯至百年航空梦,展示了民族从仰望星空到驭风而行的精神接力。这种跨世纪的传承与精进,使《鲲龙》超越了单一飞行器的历史,成为文明体在科技长征中重新定位、找回精神坐标的手持。

同时,《鲲龙》也是新时代科技文化自信自觉的生动体现。它摒弃网络文学流行套路,以谨慎态度和雅正文字书写两代航空科学家的报国之心与生命历程,为网络文学承担时代命题、书写民族精神提供了示范。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并未给出简单的胜利公式,航电系统的核心困局仍在破解之中,这恰恰真实反映了自主创新道路的曲折漫漫,也为其最终可能的突破埋下了震撼人心的伏笔。

因此,《鲲龙》所标定的“时代精神坐标”,其核心在于“人文”。它深刻度量了科技发展中人性尊严的守护、个体价值的实现、历史传统的延续、集体协作的温度及文明伦理的构建,宣告真正的科技强国应是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同频共振、硬核实力与软性魅力交相辉映的文明高地。

典評



诗人方纲、燕南飞捧出的诗集《西辽河长歌》,既是为曾经的西辽河历史塑像,也是为如今的西辽河两岸流淌的幸福时光立碑。

《西辽河长歌》共分《序歌》《哈民遗址风》《玉龙出北方》《契丹、契丹》《马背英雄》《姻盟北疆》《红色河曲》《尾声》八个章节。每个章节基本上都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既有历史古迹的贯穿与众多人物的刻画以及许多故事传说的还原,也有作者语言、思想的参与和解析。众多诗歌技巧的运用,更是为这部长诗增加了阅读的快感与回味。

《序歌》的开篇叙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澜壮阔,很有气势与典范。“开天辟地就有的崇山峻岭/一草一木,都在倾听天籁之音。”/直上云霄的手势/演绎着不朽的传奇和故事。“/摔碎一声叹息后/扶摇直上/九万里光阴中,傲视人寰。”/回眸一笑,你鸿蒙初开的样子如此绝美。“/矗立于大地之上/如同顶天立地的手指/指点江河的来龙去脉。”诗人对西辽河远古时期的情景描述,具有电影镜头穿越的质感与概念,似乎一开头就在暗示西辽河的非凡经历与文明萌芽。诗人以奔涌,以草木一样的臣民,以母亲的名义,来呼唤一条河的诞生,其实就是在表达对西辽河的敬畏与感恩,“一代又一代人/大河的渡口,尽是来此寻根的人。”

《哈民遗址风》中写道:“就是那些鸣叫/养活了时光。”/累倒的筋骨/化成一条条河流,一道道绳索/一头拴着故乡/另一头也拴着故乡。“/慷慨奔赴,不是独领风骚/是将山水和热土,密密地缝合/一茬一茬的生灵,被累死/才会有一茬一茬的生灵/破土而出。”这篇从哈民遗址掀起的情感追溯风暴,是安静的,原始的,动荡的,诗人借沙坨子、环壕、种子、陶片、烽火等,来重返与记录史前的那段哈民时光,既苍茫辽阔,又震撼人心。

《玉龙出北方》这篇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采用既具象又抽象的表现手法,来展示华夏民族的图腾(玉龙)形象,写得风雷激荡且风生水起。“武器/可以收割一条古老河流的恩怨/让忐忑的阳光/可以随心所欲地照下来/照耀鸟兽/也照耀草木。还会有关微笑的脸庞/泪流满面。”/该遗忘的就遗忘吧!/留下我/记得你。”/江山,就是/扛着自己的诗句行走/只消一夜/就渡了江湖。”/王者,就是大地上的草民/只用河流那么柔软的琴弦/就弹醒了春秋”。

《契丹、契丹》这篇在整部诗集中的分量很重。也许诗人觉得契丹人在西辽河两岸的金戈铁马与繁衍生息,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值得推介,因此不惜笔墨。“无非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无非是从西辽河到黄河,再到长江/无非是你融入我,就是我融入你。”/大辽也好,契丹也罢/中原也好,江南也罢/中华大地上/我们的名字/被同样的笔墨所书写。”结尾的心路历程显示,诗人也是从历史中的刀光剑影到民族大融合过程的旁观者、参与者,再次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弥足珍贵与继往开来。

《姻盟北疆》这篇写的是大清王朝努尔哈赤的创业史与爱情史,以及后的几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与西辽河的因缘。在众多的分行文字中,诗人无不频频借来历史典故,加以充分发挥联想,把一帧帧面容清晰的清王朝历史画像悬挂在我面前。“后世的乾隆皇帝,顺着祖父的音讯/看罢了草原/听罢了辽水/他就像一个乖孩子。”/比草原更广阔的/不是草原,是光阴。”诗人在此环节的阐述,由外而内,由表及里,无意中就露出了哲思的肌理与纹路。

《红色河曲》写的是红色革命时期的人物与故事。诗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在西辽河的多元时空穿梭,那么红色河曲,是必然要高唱的革命歌谣,这不仅是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更是对那种冲锋陷阵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点赞与珍藏,其间的用意不言而喻。“一个个消逝的名字/一个个怒吼的弹孔/被大江大河的琴弦,弹响。”/一个个音符/在边关/在隘口/在沙场/在壮士们的窝窝子里/成为用血泪与烟火锻打的绝唱!”

《尾声》的叙述基本上是轻缓的,宛如大海喘息后的宁静。这不仅是情绪的平复,也是精神的慰藉。西辽河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那么西辽河两岸人民生生不息、拼搏奋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是我们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诗人在此次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展望未来是虔诚的,激动的,深入骨髓的。“西辽河,西辽河!/我爱你亘古奔腾的样子,像一条命/一头扑进祖国的怀抱里!”/西辽河,西辽河!“我们都有一条与你奔腾的命/还有一个和你共守家园的梦/不死死爱着你,还能去爱谁?”/西辽河,西辽河!“/我们把一次奔赴当作一次长征吧!/把骨子里两万五千里的挣扎与豪迈/一寸一寸/尽付于永不止息的你!”

凤赏

一部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启示录

——评长篇纪实散文《草原十年》

◎ 马小江

写作方式,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草原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使整个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质感。

直面生死的豁达态度

草原牧民对待生死的独特态度,是《草原十年》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新生与死亡,是作者始终关注的话题。草原小镇的尽头就是殡仪馆,所有生命都不断向它走去,终有一天会抵达。作者描写人们对待殡仪馆的态度:“镇上的人看到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并不会觉得悲伤,所有人都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伊敏河每年都夺去至少两个人的生命,人们依然安居在它的两岸,没有悲痛,也了无怨恨。”在草原上,死亡并非是一种禁忌,而是被视为生命的自然归宿。书中讲述了一位老牧民的离世,他的家人和邻里并没有过度的悲伤和哭泣,而是平静地为他举行传统的葬礼。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回归自然,就像草原上的草木一样,经历荣枯循环。

但这种对死亡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消极对待。相反,牧民们在活着的时候,对生活永远饱含着热情。他们热爱着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时光。即使面对自然灾害、牲畜疫病等重重困难,他们也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平静地将它们消化。

文化传承的坚守与挣扎

在这十年的生活变迁中,草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经历着坚守与挣扎。安宁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一位

老人艺对蒙古族长调的坚守,他一生都在传唱长调,即使在年轻一代对长调兴趣渐失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在草原上、在蒙古包里,为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演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在草原上继续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将草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探索新的传承方式。他们利用现代音乐制作技术,将马头琴与流行音乐融合,创作出了一系列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品。这种创新的传承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争议,但也为草原上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草原十年》通过这些故事,展现了草原上的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草原上的人民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思考与努力。

语言风格的独特魅力

安宁的语言风格质朴而富有诗意,简洁而饱含深情。在写景叙事方面,作者多以白描和直抒胸臆为主,没有过多曲折的修饰。比如描写家里十几年的忠诚牧羊犬的死,只是“悄无声息地离开家园,自此再也没有回来”。作者无意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只是看到什么,便真实记录下来。阿妈的勤劳、阿爸的沉默、凤霞的质朴、小塔娜的虚荣,种种呈现没有刻意塑造的痕迹,人物

与情节、叙事与结构水乳交融。在描写草原的自然风光时,她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草原的壮美:“草原像是一块无边无际的绿色绒毯,一直铺展到天边,与蓝天相接。”寥寥数语,却将草原的辽阔与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讲述牧民的生活故事时,她的语言又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和情感的力量。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牧民们的喜怒哀乐,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淋漓尽致。而在讲述牧民的生活故事时,她的语言又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和情感的力量。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牧民们的喜怒哀乐,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书中的语言节奏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在描写紧张的生活场景时,语言节奏明快,如疾风骤雨;在表达对草原的宁静与美好的感悟时,语言节奏舒缓,似潺潺流水。这种张弛有度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沉浸于书中的情境,感受草原生活的独特魅力。

时代价值与深远意义

《草原十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从时代价值来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草原牧民生活的窗口,让读者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草原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草原人民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它也让人们思考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如何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

从深远意义来说,这部作品是对生命、自然、苦难与希望的深刻诠释。它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少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像草原牧民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草原十年》不仅是一部关于草原牧民生活的纪实散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启示录,它将长久地影响着读者,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西辽河:映照金戈铁马,也映照幸福吉祥
——长诗《西辽河长歌》赏析
◎ 季川

